

“郊区都市——亚都市” 赌场公司城与唐人区

SUB-URBAN CASINO COMPANY TOWNS, CHINA TOWNS

翻译 + 编辑 / 黄正疆 文 + 摄影 / 樊一鸣
Translate + Edit / HUANG Zhengji [UCRC] Text + Images / Stephen Fan

本文选自华裔建筑师樊一鸣所编写的英文著作《郊区居民：赌场都市化、唐人区及美国景观的争议》（暂译）。原文标题中的一个关键词是Sub-Urban，它有别于郊区（Suburban），是一种被抽象化了的都市现象的叠加，一种在郊区空间内注入都市特征的显学。它可以直白地译作“郊区都市”，而文中则更为范式化的将其译作“亚都市”，以突出它空间之外的特征。毕竟，作者讲述的是一个孕育着多重文化含义的故事：美国郊区赌场的亚裔游客和工人增多带来的住居和社区特征的变化。



樊一鸣 / Stephen Fan

建筑师，哈佛设计学院建筑学硕士。他于2016年任美国公共建筑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纽约工业区中的非正式的居住与工作空间。他曾任康州学院艺术史和建筑研究系助理教授，开设了设计课“建筑学：规定、发明和禁忌”、设计工作室“建筑的错位：建筑博物馆”，参与了跨学科研讨会“基于实证的设计：跨学科方法”。其成果汇集了位于新伦敦市的霍奇斯广场公园的一期工程。

《郊区居民：赌场都市化、唐人区及美国景观的争议》
SubUrbanisms: Casino Urbanization, Chinatowns and the Contested American Landscape

本书汇集了建筑师樊一鸣和其他学者对特征鲜明的“亚都市”的研究。本书的内容源于一场关于围绕赌场形成的华人社区的展览，而作者将赌场唐人区这一特殊景观进一步延展，扩大到了少数族裔的生活环境和美国主流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层面上，也借此讨论建成环境和社会关系、文化认同之间的相互作用。



赌场城市化：美国金神大赌场所在的莫西干保护区有他们自己的规划部门。他们审批通过了赌场34层的摩天大楼，它就伫立在一块低矮的郊区住宅的边上。
Casino Urbanization: the Mohegan reservation has their own planning department, which allowed the 34 story skyscraper to abut existing single-family suburban subdivisions outside of the reservation.

① 帕拉佐赌场由拉斯维加斯的金沙集团在2007年打造而成，拥有6,948,980平方英尺的建筑面积，超过五角大楼的383,000平方英尺。全球最大的建筑中，有不少是赌场。同样隶属金沙集团、2007年建成的威尼斯人澳门赌场有一千零五十万平方英尺，建成于2012年的金沙城中心有9千5百万平方英尺，他们都入选了2014年世界面积最大的十大建筑，跟机场处于同一规模等级。据称每天光顾澳门威尼斯人赌场的人数高达7-10万人。）

② 在1930年代到1950年代，只有赛马、福利彩票等一些博彩业形式在美国是合法的。除此以外，只有内华达州在1931年时把赌博合法化。1976年，新泽西州在成为第二个允许合法建立赌场的联邦州，但赌场也只在海边的度假城市大西洋城建立了起来。1988年通过了印第安博彩业法案 (IGRA)，允许联邦政府承认的原住民部落作为政治主体去运营赌博产业，它的逻辑是认为博彩业可以成为获得经济独立、自给自足、主权自治的一种工具，用以补偿原居民土地不足的状态。美国最显著的一次赌场扩张发生在过去的25年内，以1989年爱荷华和南达科他州的赌场合法化为起点。2013年，有23个联邦州实现了商业赌场的合法化，30个联邦州都拥有了原住民赌场。在联邦政府所承认的562个原住民部落中，约有40%的部落拥有赌场，赌场数量共计446个。内华达是商业赌场数量最大的联邦州，有265个，接下来是科罗拉多州，有41个。俄克拉荷马州有114个原住民部落赌场，加利福尼亚州有70个，紧随其后。2008年的经济危机使得许多新建赌场的计划停滞，但各个州政府仍不懈地寻找投资，因为他们看到拥有合法赌场的那些联邦州仍在不断地获得收益。于是，马里兰州在2008年将老虎机设为合法，又在2012年承认桌牌合法；马萨诸塞州在2011年将商业赌场合法化，而纽约州在2013年也将非原住民的赌场合法化了。

在美国，博彩业曾经是边缘化的产业，如今却发生了剧烈的扩张，于是赌场被散播到了美国各处的景观中。人口、资本和货物的汇流——这些被看做是城市的基本定义的要素，也随着赌场的扩散而来到了郊区 (Suburban)。在那些已经有华人居住的地方，随着赌场的客人和工人群体的到来，新晋的华人移民也来到了这些“亚都市” (Sub-urban) 的环境里。这些新晋移民将密度、多样性、活力这些原本属于都市的概念，带到了赌场周边那些类似郊区的城市肌理中。

《郊区居民》一书研究了“亚都市”社区内出现的这些独特类型的城市化，通过这一研究，本书探索的是以赌场为中心的公司城镇和唐人区在哪些方面挑战了植根于美国郊区景观中的文化假设、价值观和社会规范。通过记录、解读、推演这些郊区肌理的城市化变革，本书旨在从华人移民的案例研究中提取出一些原则，以回应郊区生活方式全球化的可持续性的问题。

本书中的作者来自许多不同的领域，从人类学、公共政策，到城市和建筑史领域，这种多学科的研究意在把那些兼具本地和全球重要性的社会、政治、经济事务共同纳入讨论，以此来探索建筑和都市主义。这些讨论中包括了国家认同的主张、多元文化、物权，也包括中国移民对当地的建筑、景观和规划政策的影响。

总而言之，《郊区居民》描述的是，在嵌入了特定的文化、金融、美学价值之后，日常的建成环境和文化景观就成了一种争议性的媒介，通过这种媒介，身份认同如何得以建立，社会关系如何得以协调。通过不同的空间尺度和不同的文化角度来了解我们如何自处，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空间如何塑造生活，因此也能帮助我们进一步塑造自己的生活。

赌场的亚都市化 CASINO SUB-URBANIZ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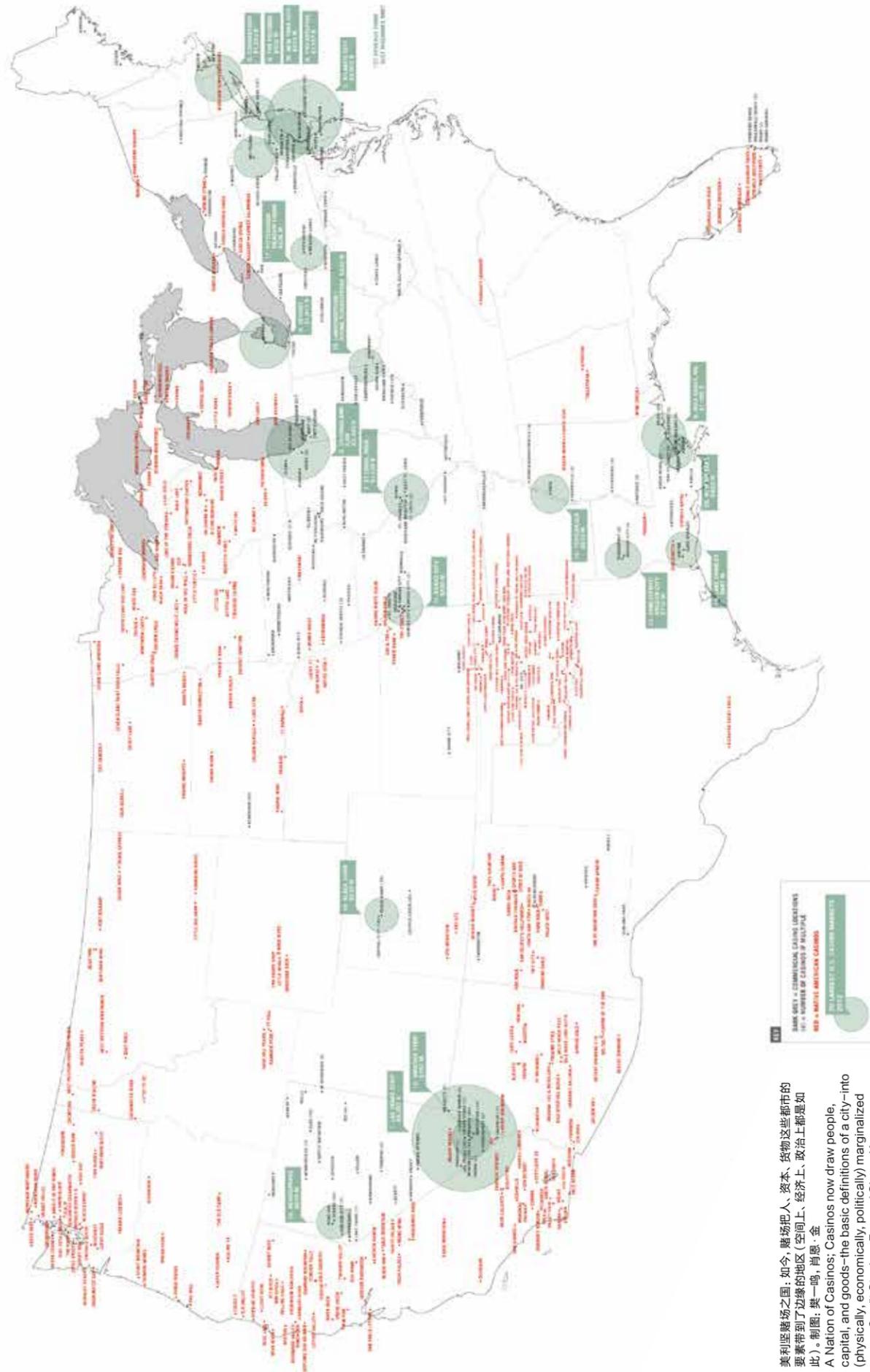
假如把规模作为一个指标，那么2007年帕拉佐——威尼斯人赌场度假村取代五角大楼成为美国最大的建筑这一事件，称得上是美国博彩业发展的一座里程碑^①。这座位于拉斯维加斯的大厦拥有楼面面积225,000平方英尺的赌场、超过7000间酒店客房、布满了贡多拉船的1/4英里长的运河、圣马可钟楼的等比复制品，还有一座“古根海姆冬宫艺术博物馆”。这种景象，与博彩业在内华达的沙龙、俱乐部的厢房里悄悄兴起的1930年代比起来，可谓千差万别^②。这座综合建筑可以说是标志着合法化的博彩业在美国景观中已经越来越重要，而美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博彩业市场。其实，就在1988年，赌场在美国大部分地方还是非法的，只有两个州例外。而在今天，赌场在四分之三以上的联邦州里合法运营，大多数美国人开车不到四小时就能到达一个赌场。赌场的迅猛发展始于几个联邦州获准在那些经过认证的原住民保护区内开放赌场。从那时起，各州政府之间就一直在互相竞争，通过兴建原住民赌场和商业赌场来获得更多的资金。虽然经常遭到当地人士的反对，赌场的扩张势头不减。

赌场的扩张还带来了大型赌场度假村的发展。为了在全美日益饱和的市场中提升竞争力，赌场开始追求个性化。他们增加各种设施，包括餐饮、购物、住宿、会议，还有娱乐和公共活动——比如车展和农夫市集。博彩业当前的发展趋势就是要更多地和明星厨师、新鲜农产品市场这种潮流事物联系在一起，以摆脱旧时那种暴徒们聚集在昏暗场所赌博的负面印象，而大型赌场度假村的出现也隶属于这种发展潮流。这种转变意味着赌场要成为一个更加被社会接受、更加主流的场所，人们去赌场不再只是为了玩玩老虎机，而是去尝尝美食、交交朋友、凑凑热闹、买买东西、看看喜剧，或是去为他们的“主场”篮球队加油打气。

不过，尽管赌场度假村包揽了那么多主流的活动，在人们普遍的道德意识中赌博仍然是负面的。各州政府都曾试图通过控制赌场数量、开放时间（尤其是针对水上赌场）和限制赌博活动的场所范围来控制赌博的扩张。因此赌场常常设置于那些在政治、经济和空间上边缘化的地点：比如内华达的沙漠地带（拉斯维加斯——编者按），泽西海岸苦苦挣扎的一个度假城市（大西洋城——编者按），还有那些资源贫瘠的原住民保护区、和萧条的“锈带”地区，或者建在边远的死水地带和受到污染的工业用地上。这些一度被边缘化的地点，现在由于赌场却反过来吸引了大量的人、资本和物品，聚合度如此之高，使得它们体现出都市的基本特征。于是，赌场构成了“亚都市主义”这样一种新的形态。郊区的特点是功能分散、低密度、汽车导向；与之相比，“亚都市”描述的是一种小型的、底层的、附属的、曾经边缘化地区现在却成了都市主义的中心，而这些新的亚都市中心可能在郊区的肌理中孕育都市的质量、形式和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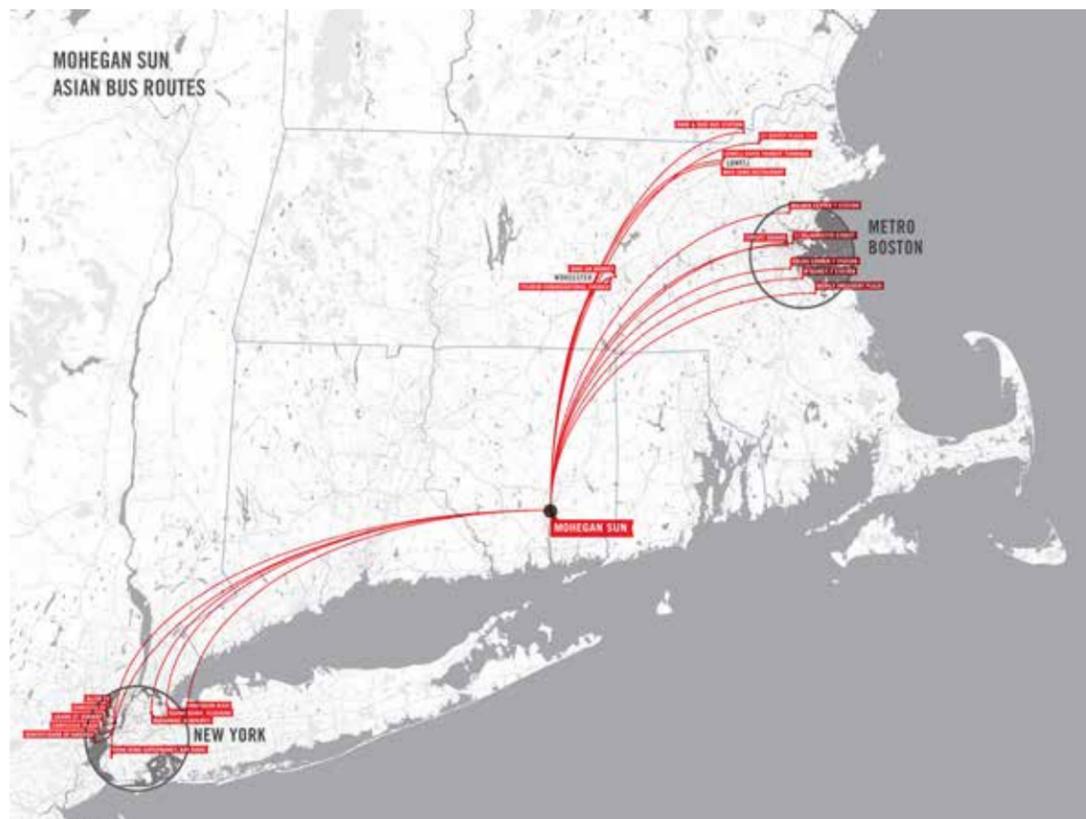
除了定义城市人口密度或经济规模（货币交换，货物分配）的定量指标以外，许多赌场度假村也都表

A NATION OF CASINOS A NATIONAL GAMBLE CASINOS ACROSS THE US; AND THE 20 LARGEST CASINO MARKE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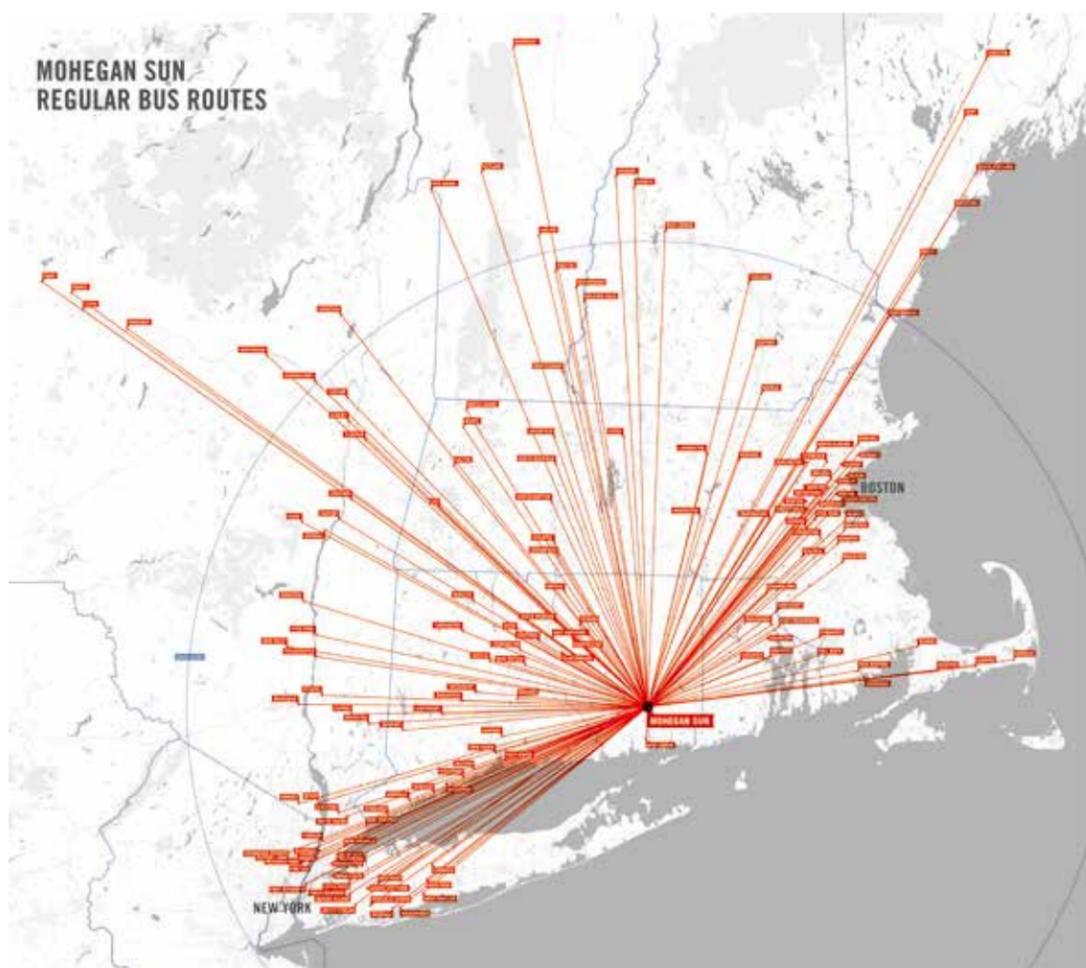


THE 20 LARGEST CASINO MARKE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OF 2013. SOURCE: THE LAS VEGAS S&P CASINO INDEX. THE LAS VEGAS S&P CASINO INDEX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LAS VEGAS S&P CASINO INDEX, INC. © 2013 LAS VEGAS S&P CASINO INDEX, INC.

美利坚赌场之国：如今，赌场把人、资本、货物这些都市的要素带到了边缘的地区（空间上、经济上、政治上都是如此）。制图：樊一鸣，肖恩·金
A Nation of Casinos: Casinos now draw people, capital, and goods—the basic definitions of a city—into (physically, economically, politically) marginalized areas. Credit: Stephen Fan and Shane Keane



金神赌场的亚裔专用巴士线路
Mohegan Sun Asian Bus Routes



作为一个处于边缘地带的“中心”，金神大赌场的巴士线路四通八达，既可以到达纽约的中心，也可以到达缅因州的南部。
Peripheral center
Mohegan Sun regular bus routes reach as far as central NY, southern Maine and the NYC metro area

现出都市的定性特征，例如充满活力的步行体验、建筑和人口多样性、私有却面向公众开放的社会性空间。与服务业主导的城市一样，赌场也是体验、娱乐和消费的场所，并且拥有郊区购物中心那样的可控的环境。换句话说，赌场把一种都市化的体验在郊区的秩序控制之下带到了城市边缘。与此同时，郊区秩序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都市中间。比如在纽约这样的城市，郊区生活方式所倡导的绿化、安全、卫生，通过扩张的公园系统、低犯罪率、主题公园化的小型成人娱乐区，在去工业化了的城市中被强调出来。而这种都市和郊区之间的界限模糊，也在赌场度假村及其周围环境中体现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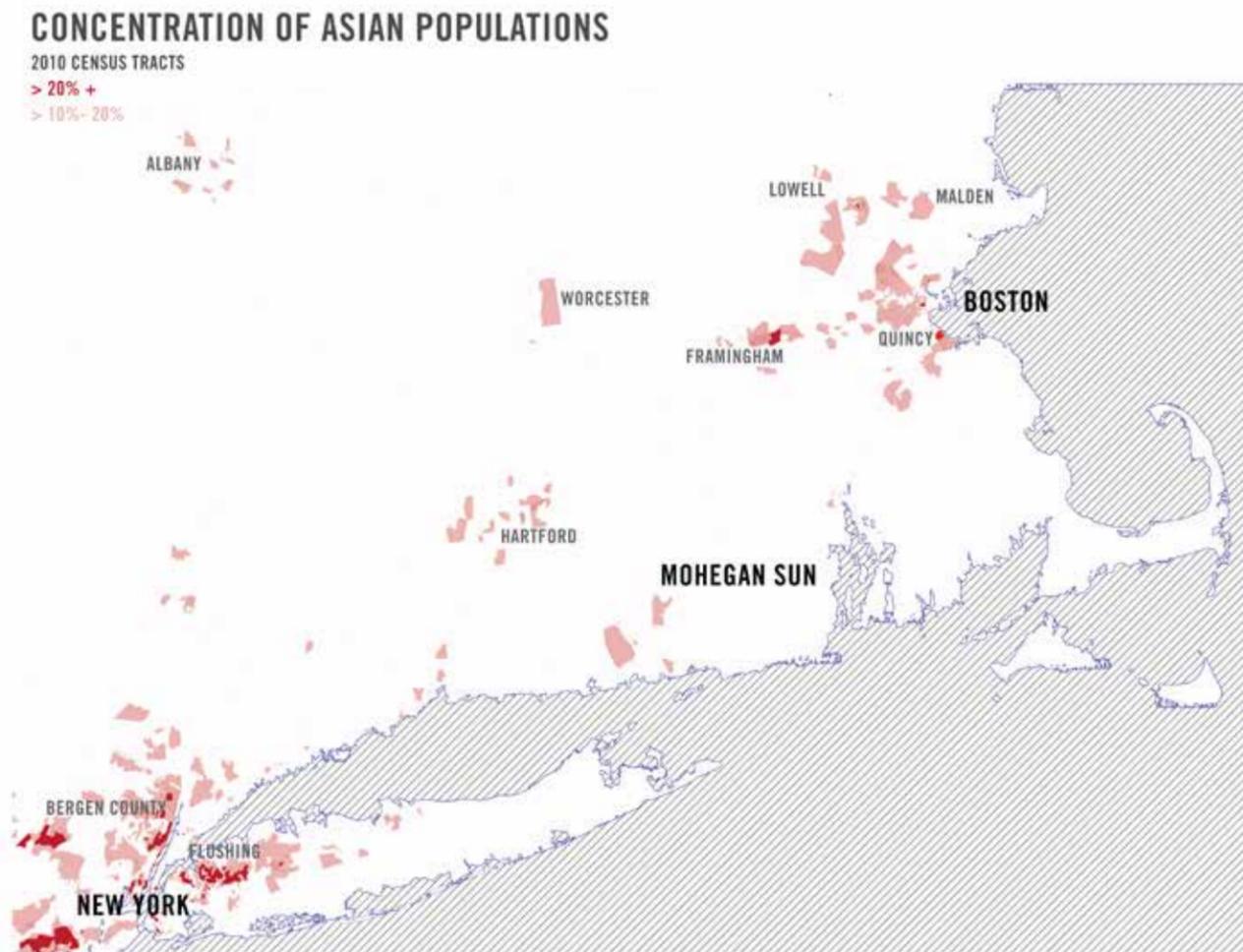
当代这种杂交混合的城市形态有别于历史学家大卫·施瓦茨 (David Schwartz) 的理论。他在对拉斯维加斯“长街”的研究中采用了都市/郊区的二分法，他认为1950年代赌场度假村的形成反映的是美国主流价值观对新兴的郊区秩序的偏好；随着赌博从一种非法活动转变成合法商业、从不受管控的灰色地带转移到可控的综合体中，这些新兴的赌场度假村就如同郊区一样，提供了一个远离犯罪、污染和种族冲突等都市病的避难所。这些赌场度假村提供住宿、餐饮、娱乐的场所，把人们集中在以赌博为核心的、受控的、独立的建筑综合体里，与拉斯维加斯市区的传统赌场不同，他们具有郊区的特征，因为人们从驱车前往赌场、再从停车场进入到一种模拟都市环境的这种体验是非常郊区化的，它和南加州郊区新兴的中产阶级驱车去往郊区购物中心的体验是很相似的。洛杉矶的郊区政府禁止在自己的辖区内赌博，于是就把赌博业转移到了内华达州沙漠中一个更宽容却更孤立的地方。施瓦茨在二十世纪更多地将郊区定义为一种反城市，但他的这种理论却忽视了今日郊区和都市之间的那种相似相异的微妙关系。

施瓦茨的论点认为赌场成为了城市的对立面，但如今的赌场都在试图明确地重现都市环境的乐趣。拉斯维加斯“长街”上新建的主题式度假村分别复制了纽约 (1997年)、巴黎 (1999年) 和威尼斯 (1999年) 的安全卫生的都市环境，而他们聚集在几平方英里的范围内。游客在这里可以体验便捷无忧的全球旅行：可以坐在过山车一般的出租车里掠过四十七层的“纽约帝国大厦”，而免除了在纽约34街地铁站换乘时的晕头转向；可以在自助餐厅一般规模的“法式小酒馆”里享用红酒炖鸡，而不用因为法语菜名念的不标准而感到尴尬；可以在加了氯化剂的“威尼斯运河”里搭一程贡多拉，而不用担心坠入威尼斯那受污染的河道中。对那些在都市体验中寻找兴奋和激情的美国人来说，这种比肩接踵的异国情境迎合了他们的需要，物美价廉，唾手可得。1990年代的拉斯维加斯“长街”实施了步行化建设，2009年“城市中心”项目 (当时美国最大的私人建筑项目) 竣工开放，都标志着赌场向都市理念转型的趋势。总之，郊区和都市的概念之间的边界正在变得难以辨认，而主流社会和赌场都已经开始承认城市的吸引力。

博彩业的存在如此难以忽略，但建筑史学家和批评家们大都视而不见。1972年罗伯特·文丘里 (Robert Venturi) 和丹尼斯·斯科特·布朗 (Denise Scott Brown) 的研究《向拉斯维加斯学习：建筑形式被遗忘的象征主义》之后，鲜少见到新的研究角度。文丘里和布朗的研究强调拉斯维加斯“长街”所展现的“图示化”和象征性是商业建筑的最纯粹的形式，建筑物被简化为广告牌和承载各种标志的骨架。虽然他们讨论了都市，但这些讨论更多是形式上的³。他们用形式语言讨论社会问题。作为对学院派仰慕极端现代主义的一种回应，他们提出商业建筑中的这种语言和象征的功能应该被强调、值得去研究甚至应该被效仿。但是，他们的讨论局限于驾车驶过广告牌这种速度和尺度下的体验，对于社会的都市主义——更大的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文脉及系统，他们却并没有涉及。

另有一些评论沿用了文丘里和斯科特·布朗的象征主义的主题，并将讨论拓展到城市的尺度上，认为拉斯维加斯就是一座模拟和标志的城市。于是，他们的研究对象从文丘里和斯科特·布朗笔下的旅馆和赌场，转移到了那些耗资巨大的立体陈设：海盗船在喷发的火山旁边搏斗、如幻似真的动态喷泉把激流射向460英尺高的沙漠上空。二维的标志变成四维的景象，其基本目的不变：要把人们吸引到赌场度假村里面去，只是他们采用的方法不同。复制的景象——比如“巴黎赌场”里的“埃菲尔铁塔”，已经变得跟埃菲尔铁塔元身一样令人印象深刻。借用法国文化理论家让·鲍德里亚 (Jean Baudrillard) 的说法，山寨品、复制品，已经变得比真实的更重要。这个批评在1990年代很流行，它从属于一场更大的关于公共空间主题化和商业化的讨论，这个讨论中包括主题餐厅 (比如“好莱坞星球”，“硬石餐厅”)、企业园区、仿古的假日市场，比如波士顿的法尼尔厅 (Faneuil Hall)、纽约南街海港 (South Street Seaport)、巴尔的摩内港，以及大型的购物中心。建筑评论家迈克尔·索金 (Michael Sorkin) 批评了主题公园城市化的不真实性、过度人造的环境和场所感的缺失。虽然索金没有明确地涉及赌场度假村，但把他的批评用在这里也是很合适的。为了突出赌场的独特性，开发商和设计师编织各种主题，把场所塑造用最直接和简单的元素表达出

③ 关于赌场工人存在经济和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但对于这些工人、顾客的人性化体验，以及他们对周边社区所产生的文化、空间、人口的影响。唯一的例外是马克·戈特德伊纳的《平凡与壮观：拉斯维加斯的日常生活》，此文收录于Karin Jaschke 和 Silke Otsch 所编的《剥开拉斯维加斯：关于赌场度假村建筑的文脉评论》(Stripping Las Vegas: a Contextual Review of Casino-resort Architecture) 一书中。对赌场工人的更传统的研究有杰弗里·萨拉斯 (Jeffrey Sallaz) 所著的《好运工人：美国和南非的赌场资本》(The Labor of Luck: Casino Capit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Africa)，还有唐纳德·佩帕德 (Donald Peppard) 的《“快活”的背后：康州东南部赌场发展的一些后果》(In the Shadow of Foxwoods: Some Effects of Casino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ern Connecticut)。



亚裔人口聚集图
Concentration of Asian Populations

来。总体上看，他们打造了一种博览会式的或主题乐园式的都市主义。

这些建筑批评仍然适用于今天的许多赌场，但他们却忽略了赌场以外的更大范围内的城市现象，而以上涉及的原真性、控制、场所的争论在这些现象中同样适用，类似于建筑和城市主义的学科边界的问题也同样得以展开。现有的大多数关于赌场的建筑和城市研究的讨论，都集中在娱乐性的公共空间里：赌博空间、零售空间和户外景观，而除了社会学家马克·戈特德伊纳 (Mark Gottdiener) 所著的《平凡与壮观：拉斯维加斯的日常生活》⁴外，几乎无人涉及赌场中的工作空间——赌场工作人员的社区。这很值得注意，因为赌场顾客和工人常常在社区中引发戏剧性的文化转变和人口变化，他们大多来自全球各地。这种戏剧性变化在最近的亚洲移民中表现是最显著的，他们是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也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少数裔。我们关注亚洲赌场工人有其特殊意义，因为亚洲文化中对“好运”有特别的崇拜，许多赌场工人移民的住家都体现了这一点，而这也吸引了亚洲来的赌客。美国最大的亚洲人口增长发生在内华达州——美国博彩业的中心，这可并非巧合⁵。

假如我们超越赌场建筑本身，从更大范围的、赌场的亚洲工人和客人群体带来的社区的城市化的角度来看待博彩业的扩张，我们就可以超越赌场的场所特殊性和产业特殊性，而展开一系列更加广泛的文化和政治问题的讨论，比如少数族裔的主体性、文化相对主义、国家认同。本书对郊区发展、郊区生活方式、新晋亚裔移民、美国的文化常态这些说法提出了质疑，并讨论当赌场进入那些已有的边缘化的社区之后，如何通过“亚城市”的赌场公司城和“亚城市唐人区”的形式，在那些“亚城市”的地方创造了城市化的独特形态。

⁴ 在2000年到2010年之间，内华达的亚裔人口总数增长了110%。在全美，亚裔增长了45.6%，成为增长最快的少数裔，而全美人口总增长数为9.7%。除了夏威夷以外，亚裔人口在所有联邦州都增长了30%以上。这个数字指的是纯亚裔或者带有其他种族血统的亚裔人群。美国人口统计网站<http://www.census.gov/>。

亚都市唐人区 SUB-URBAN CHINATOWN

在任何浏览器上搜索“唐人区”一词，屏幕上就会跳出层层叠叠的红色、金色的大门以及熙熙攘攘的城市街道。如果把搜索引擎看做是一种文化聚合器，那么这些图像正代表了大部分人脑海里的“唐人区”印象。然而，许多亚洲移民已经不住在这些传统的都市唐人区当中，他们去了那些“亚城市”的地方——即城市边缘。

当亚洲移民纷纷搬到所谓的“城郊民族少数裔社区”，我们下面将会讨论到，赌场的发展也把亚洲赌客们带到了郊区。由于亚洲文化相对并不那么排斥赌博，于是亚洲人便成了赌场最大的客户群，尤其是在那些已经有亚裔族群人口的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为了减少这些赌场地处偏远所带来的不便，加州、内华达州、华盛顿州、宾夕法尼亚州、康涅狄格州的赌场分别开通了通往洛杉矶唐人区、西雅图唐人区、费城唐人区、纽约唐人区、波士顿唐人区的专用巴士。全美最大的亚洲赌场巴士线路往位于加州、内华达和康涅狄格，巴士往返于洛杉矶唐人区和加州、内华达的赌场之间，也往返于纽约、波士顿的唐人区和康州的快活大赌场 (Foxwoods) 和金神大赌场 (Mohegan Sun) 之间。在最高峰的时候，快活大赌场每年搭载75万名亚洲赌客。这些正规的巴士线路连接着赌场和亚裔社区的各种设施，比如亚洲超市、亚洲餐厅、教堂车库，或是更远的成熟社区的车站。这些赌场往往都有自己的亚洲市场部，并设有特别巴士套票，以此来吸引亚裔的赌客。套票包括40美金的赌博券和20美金的餐票，而你只要购买15美金的来回车票就可以获得这些套票。不仅如此，赌场里也设置了亚洲赌博专区，专门提供亚洲流行的赌博游戏，边上就是亚洲餐馆。许多赌场还举办亚洲音乐会、春节联欢会、选美大会，以此吸引更多亚洲赌客光顾赌场度假村。

随着亚洲赌客的涌入，亚洲服务人员的数量也在增加。赌场积极招募这些人为亚洲顾客服务，他们忠心、勤劳的名声在外，而且也能帮助赌场满足雇员种族多样性的指标。美国北部两个最大的赌场——快活大赌场和金神大赌场，都致力于招聘亚洲员工以便更好地为亚洲顾客服务。这里的亚洲顾客占顾客总数的20-30%，而且很多人可能不会说英语。虽然没有官方数字，但估计这这两个赌场的亚洲工人占总数的10%到25%之间，而赌场在高峰时期雇员总数是20000人，可见亚裔员工数量也是很可观的。华盛顿的赌场约有超过30%的顾客和工人是亚洲人，在宾夕法尼亚州，7%的赌场雇员是亚洲人，远远超过这两个州里亚裔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

要描述这种亚洲赌场工人和客流在郊区汇集的现象，最接近的概念应该是“城郊少数裔社区”。地理学家李唯认为，“城郊少数裔社区”是具有大量少数裔人口的郊区社区，其中并不一定有某个种族占数量优势。这种聚居形态并不是传统的少数民族居住区 (ghetto) 和少数裔族群飞地 (enclave) 的郊区版，它也有别于多个种族主动选择聚居在一起、或少数族裔自主建设商业和专业服务的情况，最后这种情况已经不仅是单纯地建立穷人居所，而是创建了拥有多重社会经济层次的社区。此外，“城郊少数裔社区”并不是内向的，他们通过信息和资本交换、商业联系、社会活动与更大的本地社区、全球社区连接在一起。传统叙事中，比较贫穷的外国移民来到美国的城市贫民区和飞地、经历几代人的积累后搬到郊区，而李唯研究的“城郊少数裔社区”并不是这样形成的，这里的居民往往是受过比较好的教育、拥有更高收入的个人，他们从国外直接移民到了美国郊区。他们没有被迫吸收美国中产阶级白人文化，而是因着全球的文化、社会、经济联通得以维持他们自己的民俗遗产，事实上他们自身的发展就是对“同化”的直接抗衡，具体的例子有圣盖博谷 (San Gabriel Valley) 地区以蒙特里公园为中心的城郊唐人区网络，这是美国唯一以亚裔为主要民族的社区；另外还有华盛顿州的贝尔维尤 (Bellevue)、马萨诸塞州的昆西 (Quincy)，还有德州布兰诺 (Plano)。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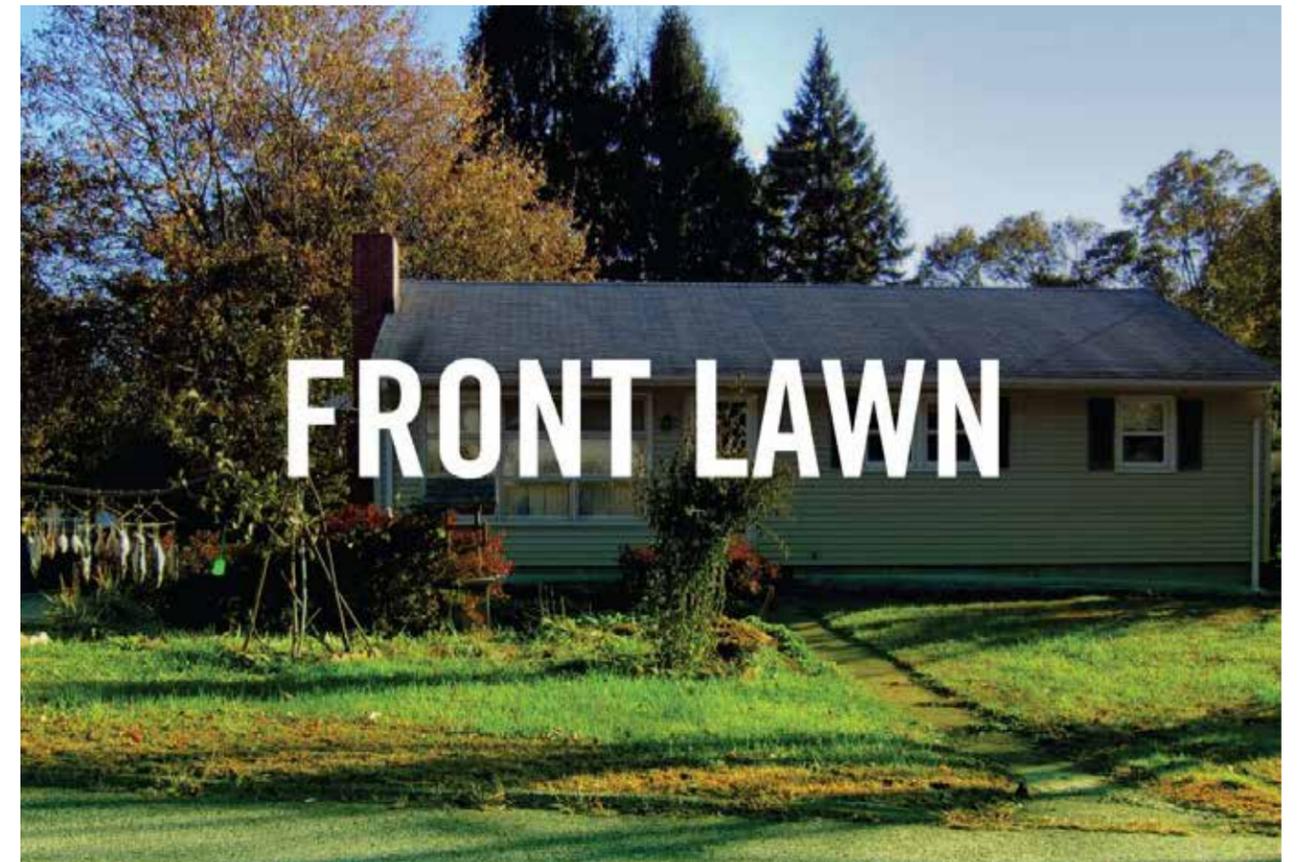
在赌场的案例中，亚裔移民模式与上述情况一致，加上郊区博彩产业的兴起，从表面上看，也是形成了一种“城郊少数裔社区”，但是这种归类经不起仔细的推敲：比如金神大赌场的唐人区就和“城郊少数裔社区”不同，这里的亚裔居民并未拥有多种不同产业，而是为一个单一的雇主——赌场工作；虽然他们可能也有着各不相同的社会经济水平和教育背景，但他们主要还是低技术工人；虽然这里也有中等收入 (40,000美元) 的人，干着餐厅经理、营销人员、发牌员的活儿，但大多数人是厨房小工、洗碗工、服务生、门卫、佣人。不过，在这些低技工人移民中，又有高达10%的人受过高等教育。由于语言和政府许可的种种原因，他们无法在此从事他们原本的职业，又因为家人关系，或是被退休待遇所吸引，他们来到了赌场工作。比起去纽约的贫民区和飞地里从事餐饮和服装行业，赌场的工作工资更高、条件更好、福利待遇

⁵ 社会学家杰弗里·萨拉斯 (Jeffrey Sallaz) 在拉斯维加斯的案例分析中，认为亚洲人的工作口碑功不可没。内华达州有34%的赌场发牌员是亚洲人，而在该州的总人口中，亚裔只有4.5%，在内华达的访客中这个比例只有3%。萨拉斯认为，发牌员中亚裔的高比例来自于NAACP (美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 这样的协会对赌场服务人员多样性要求的压力。尽管NAACP更加倾向于非裔美国人，但赌场仍偏向于招收亚洲移民。萨拉斯认为这种倾向并非来自于亚洲客人增多，也非由于亚裔工人工资要求低，而是来自于亚裔本身具有勤劳忠诚的口碑。另外，性别也是招聘的一大因素，很多非亚裔的发牌员认为管理者比较偏向于招收亚裔女性，因为他们都有某种“亚洲情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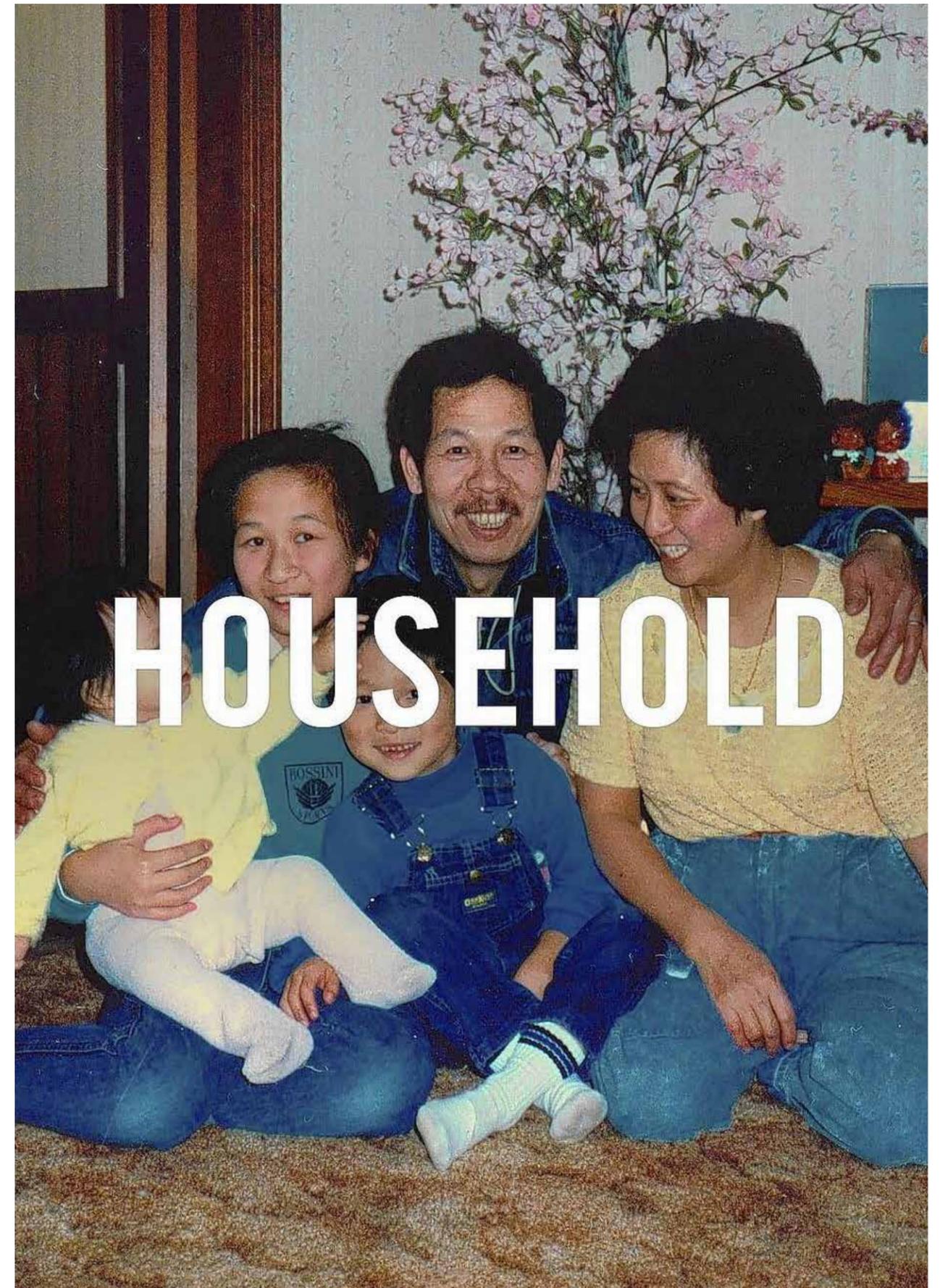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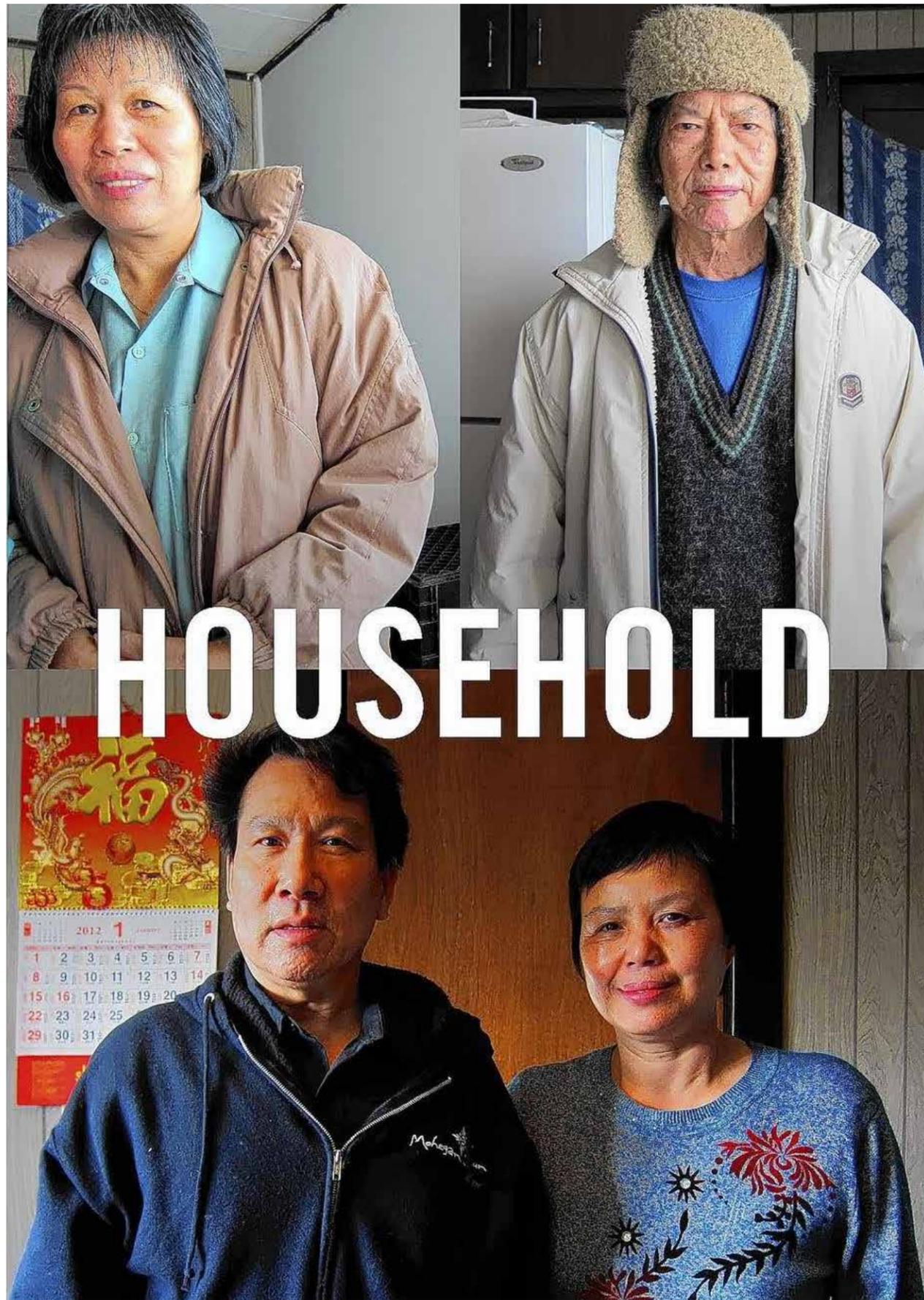
⁶ 在华盛顿州贝尔维尤的122363居民中，高达27%的人口是亚裔，9%是华人。在麻省昆西，总人口是92271人，其中22%是亚裔。这是来自于2010年美国人口统计的数据。)



许多赌场工人选择步行上班，这种行为挑战了郊区的车行导向的发展模式，于是许多人抱怨这些行人给行车带来困扰。摄影：樊一鸣，肖恩·金
 Challenging suburban car-oriented development, many casino workers choose to walk to work; they are often blamed for creating a hazard to motorists. Credit: Stephen Fan and Shane Keaney



户外晾晒也是一个争论焦点，争论中涉及到能源、产权、审美、社会阶层等多个议题。摄影：樊一鸣，肖恩·金
 Outdoor laundry drying is the subject of much debate, involving issues of energy, property rights, aesthetics and social class. Credit: Stephen Fan and Shane Keaney



不断变化的人口问题：今天的“家庭”是什么含义？摄影：樊一鸣，肖恩·金
Changing demographics question what is a household today. Credit: Stephen Fan and Shane Keaney



居民把椅子面向户外放置在车库的门口，于是得以在炎炎夏日里躲在室内阴凉地欣赏家门口的邻里风光，有点像美国几乎快要消失了的门廊社交文化。
The placement of chairs facing out from the garage allows residents to view the neighborhood in the cool concrete interiors during the summer, like the largely bygone American social front porch.

也更有优势，于是这里吸引了高技能和低技能的亚洲工人，尽管低技工种的工作流动性。反过来，赌场工人的集中也将其他民族类企业带到了这个区域，比如运输、菜市场、餐馆、服务（律师、牙医、美容院、医生、教师、银行家、房地产代理），也带来了连接着亚洲投资者的开发商。不过从整体上看，跟李唯的“城郊少数裔社区”——比如加州的圣盖博谷或皇后区的法拉盛——比起来，他们与亚洲资本的联系并没有那么紧密。仍有一些服务是本地提供不了的，比如到了报税季，会计师们就从别处出差到康州来工作（2.5小时车程）。可以说赌场唐人区是一个二线的“城郊少数裔社区”，他们依赖于少数裔的食品贸易与分配，也与纽约、波士顿现有的城市唐人区和郊区唐人社区网络之间在商业、社会、家庭等方面联系紧密。赌场唐人区可能在空间上呈现郊区的肌理，但它并不能轻易归纳到“城郊少数裔社区”的现有概念中去。

这些“亚都市”赌场公司城镇和“亚都市”唐人区不容易归类，并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当外国文化动摇了城郊社区的刻板期许和价值观时会发生什么？这种动摇会引发我们去质疑旧的规范，构建新的规范吗？更具体地说，这些赌场工人和顾客构成的新移民对当地社区的文化和人口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又对住房政策、分区规范、以及公共空间的使用产生了什么影响？另一方面，这些赌场移民展示了什么样的家庭、社会以及空间模式，这些模式是否可以适用于主流社会？

亚都市主义 SUB-URBANISMS

在《向华人学习：华裔赌场工人与家庭景观的争议》中，金神大赌场的影响力超越了赌场建筑，扩散到郊区之中，在“分租”这种居住形态中显现。本文分析的是华裔赌场工人移民将单户家庭住宅改造成多户



美国郊区单户住宅建筑的原设计图和实际使用情况对比。左边为原设计图，右边为实际使用情况，红色部分标出了用户自行改建或加建的部分。
House Plan originally conceived VS currently inhabited

家庭房屋的这种争议性的做法。这些新移民把来自本国的文化价值移植到新的国家，于是他们无意间挑战了郊区的文化、经济、美学规范，也挑战了美国无处不在的“单户独立式住宅”这种基本住房建筑类型。他们将都市的概念——比如步行、混合功能，还有高密度、多样性、高活力——引入到郊区，而这些非正规的转变可以催生既创意又务实的原则，它可以用于解决当代的需求，也可以转化成正规性的方法——正如我们所称的“亚城市都市主义：单户/多户住宅”。

《向华人学习》研究了中国的赌场工人对他们的居住空间采取的有争议的做法，而在《铁镇赌场的唐人区巴士：全球风险经济中的争议性地方空间》一文中，克洛伊·塔夫特(Chloe Taft)讲的是华人赌客与城市公共空间之间的争论。她讲述了在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有一个前钢铁工厂社区，由于华人赌场顾客的增加而产生的一种负面态度，而这个案例其实是全球范围内对基于风险的后工业经济所产生的巨大焦虑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症状。

艾伦·派得(Ellen Pader)的文章《移民工人住房重建：政策或设计何时成为歧视者？》扩大了本书的理论范围。她找到了美国住房政策和分区政策中潜在的文化假设，并解释了它们如何有意无意地对包括华人在内的少数裔群体构成了歧视。她通过康涅狄格州蒙特维尔市金神大赌场一个住区的案例研究，来检视法律法规是如何强化了文化规范而造成了排他性的结果。

在《新奥尔良的凡尔赛：如何在郊区建立和维持移民社区》一文中，埃伦·常(Aron Chang)提供了一个更精妙的视角，用以观察将边缘化的人群置于边缘地区所形成的结果，借此展开亚都市的主题。他的案例是新奥尔良边缘的一个越南难民社区周边发展出来的唐人区。他分析了当社区在社会、经济、尤其是空间上的隔离，如何可以促成丰富多样的非正规经济体系和治理结构。他通过这个“郊区都市”(Sub-urb)的案例对空间整合和移民同化问题发出质疑，也为其他少数族裔的“亚都市”希望保持独立还是社区整合提供了一个讨论的背景。

扩张的博彩业、少数裔亚都市、以及他们的居所——被神话了的“美国梦”——郊区单户住宅，本书讨论了这些话题交汇之后形成的更大议题，也把“亚都市主义”展览的地理和理论范围扩大了。本书还讨论了自下而上的、对住房和公共空间非正式的改造、和自上而下的、起约束和规范作用的正式的建筑类型和公共政策之间存在的相互作用，以及他们协调或冲突的可能，它也阐述了种族和阶层的边界在社会和空间上是存在约束的，以及地方政治、后工业结构调整、全球化这些抽象概念是如何具体体现在美国郊区及其居民的日常与现实中的。

在本书的所有文章背后都有一个坚实信念，即建成环境不仅仅塑造了我们生活的物理空间，而且它也成为一面棱镜，通过它我们得以了解更大的文化、政治、社会、经济动态。我们不仅将建成环境看成是一种具有感官和材料特性的物理形态，而且把它当作一个富有意义的文本，一种种族和阶级的认同、金融和美学价值的表达。我们将建成环境看成是一种文化景观、一种人群和它日常环境之间的空间关系，也观察他们如何反过来塑造社会关系和文化认同。也就是说，这种文化景观是被文化规范和公共政策所管控的，而它有着明确意图来维持“社区的道德和一般福利”，这是捍卫分区规划的标准辩护词。换句话说，本书旨在揭示一种规范、价值、假设，他们不仅在赌场“亚都市”、同时也在更大的文化景观中被建设、繁衍、抗争。

本书将历史的轮廓从时间叙事转换为一种空间叙事，它也扩展了建筑学的视野，不仅去了解场所是如何被建立、被设计、被记住，也要去了解场所如何被改造，被占有、被遗忘。通过这种扩展的视角，这些新兴社区的公共历史得以被保存和讨论，这样才能让我们真正利用起历史学家多洛雷斯·海登(Dolores Hayden)所说的“场所的力量”：“普通的城市景观有一种力量，它孕育公民的公共记忆，在共有的地域中容纳共享的时间。”这种集体的公共记忆可以培育同理心、身份认同和归属感。

总而言之，写作本书的目的是使文化景观中的社会、政治、经济力量 and 价值观清晰显现，促进对文化景观的多元理解，同时加深与我们社区的接触。这样的框架超越了博彩行业和案例所在地区的特殊性。了解我们的空间位置——从不同的全球/地方尺度和不同的文化角度，使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生活是如何由空间塑造的，反过来，赋予我们塑造我们的生活的能力。●



这条小路对于许多亚裔工人来说是每天上班必经之道，谨慎地抵抗着美国郊区典型的“尽头路”式布局。对于这种现象的争论，也反映了对所谓私人财产的不同文化和政治倾向。
Defying the layouts of suburban dead ends, this shortcut through private property is part of the daily commute; Tensions over this use reflect different cultural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toward private property.